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六

七



詳校官江西道御史 龔駿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六

禮部侍郎胡煦撰



易解辯異卷之三

下經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是辭之全吉者也又

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亨言雖薄亦无害也可見損非傷

損之損乃簡損之損矣今曰剝民奉上則勞民傷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

何得尚有薄亦無害之象哉與經文異矣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此當在萬不得已之時為此變通權宜之術而姑薄取之耳詳見約注益卦初六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是全吉之辭也易之爻辭凶則凶吉則吉若持兩可之見何云因貳以濟民行令于爻中利貞每曰必利於正若其不正將不利矣今于元吉无咎之辭亦曰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夫元吉為何景象乎元吉矣猶慮其有咎乎其作如此解說不

過因下不厚事一語耳然却未詳益卦得名從何處來其曰下本不當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是將下字指震初看而未知下字原指坤初是說未成益卦之先也應震之初陽本自上乾來益于初故以下字說坤初之陰見其先之無能為方顯得震初陽剛有為所以有下不厚事之說今將元吉說作戒辭又以下不厚事說在震上與孔子異矣凡易中除乾坤二卦之外有以元字言之者皆在陽爻屯之初五隨之初陽皆是也如陰

爻主事之卦斷不稱元可知聖人定詞之妙
損卦之六五亦指上九成卦之主說益之六二亦曰或
益之謂既有正應而忽得諸意外也蓋益之得名實由
初陽自乾而來而此爻比而承之因此與五本為正應
又忽得所比之益故以為或益之王謂五指正應也用
之為言謂守正順承而有應也帝也者震之初陽為卦
主者也今既順以應五而又得初陽之益若王用之以
通於帝者然也此一句又或益之三句之象也今謂以

其居下而受上之益則未知孔子帝出乎震之說矣且
此爻言占亦止稱得一吉字何嘗有卜郊之說與孔子
異矣
益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蓋因震初為益之主
爻而震之一陽實由此爻遷之而下震陽所以遷而下
者又由坤陰遷居此爻而始則是震陽之能遷儼若坤
陰告之而震陽遂爾不違者然也是坤初之得行於中
以其告公而從也震為帝出之陽爻故遂以公稱之若

陰爻則常稱后矣坤為國邑坤在初為坤遷而中行仍
然為坤若由國遷國者然也故曰為依遷國陰以得陽
為幸所遷之陰實近九五之陽故曰依此皆因卦中主
象一上一下而係之辭與損卦之三人行一人行之說
相類孔子小象曰以益志也見得此陰雖為上卦而動
作有為歸于陽爻故周公爻辭全以震初為主益志之
說若其心出於陰爻者然也本義以中行為戒辭以公
字指九五以遷國為遷國之吉占說得全无爻義非孔

子益志之吉矣異矣
夬卦九三壯頄有凶言應陰之象也君子夬夬言陽剛
之德本無私曲也此上為爻之主象獨行六字又所以
象壯頄應陰之凶也有愠則惕厲之義无咎亦乾三之
本德又所以象君子夬夬者也故孔子不釋壯頄及獨
行六字而但曰君子夬夬終无咎者以乾陽正大必不
終為陰應故止從乾三之本德釋之又因无咎即本有
愠而來有愠則必夬而不應可知故但蒙夬夬之文而

遂以為无咎也今以有愠為君子所愠則未達小象之意矣與孔子異矣愠者胸中自含之怒意也故下遂以无咎承之凡人之行而有失者為過自人責之為尤自心覺之為咎故欲解文周之辭則孔子之象象皆不可不察也

大壯觸藩之羊兌在上故既象羊又象觸五在羊上則曰喪矣上在其後則曰退遂是觸而太過者也夬四之羊亦在前而四與之合體故亦曰牽與觸字同義蓋相

粘著不相離異之象也今曰不與衆陽競進而安處其後夫下卦乾也非兌也何得象以羊乎且卦以夬陽為義爻爻皆與上陰有相通道理乃顧以牽乾為牽羊異矣

萃象用大牲利攸往與天命何涉而乃說出順天命者蓋萃卦全在性情凝聚流通說此心同此理同之道而事神感人莫不如是夫至誠感格必在无欲无妄之初故既說天命而又以為順也此即中庸率性之說上由

天命出來者也故下文遂說出情字情者性之發也天地萬物至散而難萃而賦性之始皆出于保合太和之利貞性情在人雖若甚狹而帥以為性塞以為體莫不與天地萬物相同故于萃卦中遂說出大同而至公之理蓋周易本言性之書故也如將天命解作時命則下面情字豈非无根且用大牲本承假廟來利攸往承見大人來今曰大牲必聚而後有則可以有所往是將二句合為一句識者細心觀之成何道理亦異於孔子順

天命及見情之說矣言於四之定曰大吉為不當卦平萃四大吉无咎非戒辭也與衆順者相比悅以受之不勞心力故大吉悅體而衆順則此心自然无咎而人必無有咎之者矣然既已大吉而猶必曰无咎者以此為多懼之地而九陽居之本宜有咎故既釋以大吉而猶必以无咎言之因位之不當故也今但認作戒辭異矣凡爻中之辭所言吉凶皆本爻之德一定而不易者也先儒于貞吉等類多云不貞則不吉非易旨矣如此等

爻可云不貞則不吉然隨九四四說貞凶亦可云不貞則不凶乎如萃之九四曰大吉无咎并无他象此止言本爻之德既是大吉又无咎也今日必大吉然後无咎是以大吉看作有工夫字面吾不知大吉又為何等工夫也凡人占得易爻幸而大吉已無餘事矣豈可以吉字作善字解乎夫吉者善之徵也善則所以致吉者也既據本爻而稱為大吉自應確不可易只因其下有无咎二字故小象以不當位明之豈以大吉為不當位乎

今但作大善之說異矣
升四王用亨于岐山亨通也周易未經秦火非有訛誤聖人之經烏可輕改此爻言用言亨而獨不言升以凡能升者皆在下者也下則有可升之地業已上矣而又何升乎上卦三爻皆受升者也在下故言升受升故不言升此居順初與下巽相接而上承九五若人臣上奉君而下求賢者然也奉君以求則非已之自用而王用之矣岐山者與下巽互兌而伏艮山又因上陰兩開有

兩岐之象此在順初而受伏山之賢故曰亨如但作登祭于山與升卦之義有何干涉異矣山自巽而王用困之卦辭亨貞二字皆一字一義自乾之四德而外凡見于諸卦中者莫不皆然今以亨字連困字釋之謂身雖困而道則亨夫困有塞義亨有通義此相反而必不可合一者也身之困矣道安得亨乎既亨矣安得謂為困乎古今聖賢止奉此一道耳道亨矣而猶謂為困乎聖賢之身與道為體道之既亨而猶謂身為困是名利

之徒耳不私且隘乎且其下又以貞字連亨字釋之謂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則以全以人事言之夫卦之有辭皆所以明卦德者也不知困之言亨是言困而求亨之事是從陰陽反對循環變易中說道理猶睽本乖離之卦而彖辭言同言通者然也皆指後來者說今觀孔子彖辭既以亨字絕句而亨字之上先說不失其所四字不失其所便指剛中說蓋謂如此然後得亨不如此則不得亨也其下曰唯君子乎便可知困而求亨之

難矣下又曰貞大人吉貞字一句下文之中是也大人
吉一句下文之剛是也故總承之曰以剛中也今將困
亨貞合而釋之與孔子異矣
凡卦辭皆言卦德者也井之卦辭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言卦德也往來井井言其利養不窮正无喪无得之
妙也汔至以下則以有喪者歸諸人功亦以見井之无
喪无得也而今曰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
不可幾成而敗說得與井德无干與孔子象辭異矣

井象據古本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郭京易舉正改
邑不改井下有无喪喪得往來井井八字而本易則曰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義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或
亦古者相傳之本原有不同第以孔子六十四卦象傳
案之凡象之解釋卦辭未有一卦輕置卦辭而不釋者
也且井卦之德全在此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豈有
象辭可以輕去者乎亦異於孔子象傳之例矣今案古

本而考正之。得朋喪朋之說始于坤而井言之者井固坎巽合卦也。後天之坎居先天之坤位後天之坤又居先天之巽位。穿地可以得井此之故也。因先後天之坎巽俱轉換于坤故坤言得喪而坎巽合井亦言得喪也。今但以為占與孔子異矣。井四无咎小象明白修井則是蓄泉以待用也。本義以雖无及物之功而能自治為无咎與孔子異矣。

漸之九三象辭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此與坤之失道本是一義。皆自失陽起見。故孔子之坤象反失道而言則以為得常得常即得道之義。今漸之九三本為陽以中爻論則為二陰所得而成坎坎男也。今坎男變而為坤失此陽爻故有離醜不得之說。以上卦合巽成離而論巽離女也。陰以得陽為得道。今陰爻化去不成大腹之離是陰不得陽失其常道。故以為失道。今但曰其占為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而離醜失道并不詳察與孔

子異矣。帝乙歸妹坤納乙指坤言也。帝謂五也。妹為坤初下配而為兌也。泰之帝乙歸妹明坤五下交于乾二也。此則明坤三之來于兌而稱妹云者。變兌少女本由坤而分出又在五下故稱妹也。坤主中爻而今居五位故以為帝乙歸之袂手衣禮容之外布而下垂者也。人身處中而四肢外布手又下垂據坤而論則中具而外缺兌主在外而四布若衿之者然故為君袂不如梯袂也。變兌

少女故稱妹。乾為衣又為美。上卦得一乾于下下卦得二乾于下故既象下垂之袖而少者遂不美于多者矣。今但以為居尊下應尚德不貴飾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竟作如此人事說非爻象矣。至月幾望句始言與二相應又止曰女德之盛與孔子以貴行之義異矣。豈知歸妹之與袂是坤四之行非坤五之行也。至其交二始為坤五之事故曰以貴行也。詳具約注本爻。旅小亨小字指五陰非謂小事也。故孔子曰旅之時義

大也今以小為小事與孔子異矣
旅大象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離也慎止也不留則明
止相合之妙也今但曰慎刑如山不留為止遺却明字
之象與孔子異矣
六二得童僕貞九三喪童僕貞厲凡元亨利貞四字見
于卦中皆自為一句二之貞者中也以陰居陰也故小
象曰終无尤也三之貞以陽居陽也厲則乾三之位然
也喪失也即坤卦得朋喪朋之義也得三之陽附于二

之陰喪謂陽之化而陰也今以貞字連童僕讀理却貞
字實義與孔子元亨利貞釋為四德者異矣
旅九四本義謂以陽居陰處下之上用柔能下故其象
占如此又謂上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
所不快然則有陽剛之與者皆吉陰柔之應皆不美者
乎不知得字本於坤卦與坤卦得喪之旨異矣
巽之初四兩陰為主故卦辭曰小亨下文利往利見皆
小之亨也彖辭中剛巽乎中正言剛之不逆于陰柔皆

順乎剛言初四之志得行正亨字之義所謂剛者即卦辭之大人也柔皆順之即利見也故下全舉卦辭即用是以二字貫之今將剛巽二字說作兩義竟是巽之一卦主剛而不主柔不唯與小亨之說相悖與孔子全舉卦辭之旨異矣與諸卦彖辭多說往來上下必先審定主爻之旨異矣

巽无初有終初終即始終先天圖陰陽相循而相伏相勝皆涵于始終二字之中陽有而陰無陽明而陰晦周

易之通例也此卦先陰後陽所以著无初有終之象又因九五原是陽爻因言初陰伏下之陽原是无的所以謂为无初故孔子雜卦便以為巽伏也謂一陽之震伏于坤下由坤而來故以為初之无然由震而兌而乾一陽二陽三陽故以為終之有益此卦之有無與蠱卦有字不同蠱卦止是有无之有此有无則當明晦二字看蓋陰之暗昧非目可覩故不可以言有若陽之升也煥然而明故可言有陽之反也闐然而寂故可言无是則

初之无謂陰盛揜陽乃庚象未見以前之事終之有謂陰盡陽全乃庚象既見以後之事所以有先庚後庚之說其以三日言之者時有三侯位有三等之吉也蓋周易賤陰而貴陽故於陰陽之始終每每慎重言之今乃曰有悔是无初悔亡是有終學者細思成何道理且爻中但曰貞吉悔亡并无有悔之說乃忽添出有悔二字與孔子異矣

周易所言道理非天地生人生物之理即聖人參贊位

育之理雖有極鄙極褻之象而極精極深之義存焉時不越乎三等位不越乎三等故卦立三爻今曰三日即三爻三位三等之義也顧乃以先庚三日為丁後庚三日為癸又止以丁寧揆度之說解卦中所无之義豈知甲庚已乙文周取之皆有深旨若丁癸與辛則爻之所无何待解說况不切當乎且周公爻辭明白貞吉孔子小象明曰位中正也豈有貞吉而中正者猶待于丁寧猶待于揆度乎與孔子中正之說異矣

上繫首章從天地乾坤說起是易卦之本原初未說到立卦成爻之事所云八卦相盪與剛柔相摩同類是天地自然之八卦即指下文雷霆風雨言也蓋此節全說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時事故其下文方說到成男成女今竟指為易卦之變化因謂兩摩而四四摩而八八盪而為六十四之說全不念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皆是說絪縕時相摩相盪之妙皆天地自然之摩盪與孔子異矣及至第二章設卦觀象說出剛柔相推此

方是卦中之摩盪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知字即陽之明也即知識之知下曰易知簡能正是知能各效之事今但作主字解說與孔子異矣
有親有功二有字與中庸有臨有容有敬相似是說性中所具乾坤之德其知能足以如此而已非真有親近之可見有功之可言也觀下文成位其中猶說易簡理得則上文全說性中之能可知也今曰與之同心者多

故有親與之協力者多故有功全說向感應事為一邊與孔子全說性量者異矣且以有功說出協力者多尤屬未妥無論不睹不聞非人所能協力然則聖人參贊化育猶有待于協力者而後能乎噫異矣
二章觀象繫辭此象字謂三畫卦中之象即純奇純偶中滿上缺之類也觀下文所說剛柔相推可知今日象似之象與孔子設卦觀象之說異矣蓋此猶是設卦時事非繫辭之後即其相似者發揮道理也

天地間所生之物皆陰陽摩盪而生而陰之與陽則太極之發舒者也三極之道全屬動用邊說在陰陽既形之後故可分而為三若論源頭均出敦化之太極原未
有兩太極也今日三極各一太極是太極竟有三個而天地與人竟不得同源而論矣與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異矣緣其錯誤之故皆由認道字在源頭一邊子思不云乎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和則既發以後之事也下文說到化育正在作用一邊正是道中之

事故此處既三三極便說出道字可知三極便是剛柔
摩盪以後之事而猶謂之為極者是極至之理非太極
之極也即以極為太極之極亦是三者同出一太極豈
可曰三者各有一太極乎論語太極本也陰陽以後皆用也太
五章易有大本有大用太極本也陰陽以後皆用也太
極元也陰陽以後皆亨而利貞者也陰陽者太極之動
元之亨也其在乾象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乃其象
也而陰陽之運更微乎其微非視可覩非耳可聽故能

入天下之有形无形而生育之而變化之而卒不可得
而執也故可見可聞之處有可見可聞之陰陽而不可
見不可聞之中亦遂有不可見不可聞之陰陽如昏明
晝夜高下尊卑之類總未有能外者也紫陽與陸子所
辨直以陰陽為形器矣夫陰陽而為形器苟无形器將
遂无陰陽乎其在本義又以陰陽為氣夫寒暑晝夜可
以氣言矣彼高下尊卑小大隱顯非氣所攝將遂無陰
陽乎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便是以陰陽為形上之事緣此陰陽方由太極初亨而出尚未到化生人物之時安得有形器之可言又其功用至于涵天下之大凡屬有形无形皆此陰陽變化所成是其體原立于无聲无臭之中而其用悉周于有象有形之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今日陰陽為形器與孔子形上之說異矣氣字之說雖屬近理然陰陽之妙有理存焉實非一氣之所可盡也

說在大用一邊者今觀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是既發之後方始為道也又曰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夫造之察之皆大用之流行也又曰君子之道費夫費則其用也又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夫行登則其用也又曰發育峻極非用乎大學曰明德新民明與新非用乎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貫非用乎忠之與恕非用乎聖賢之經從未有將道之一字說做陰陽之所以然者今日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是明說理為氣本將道字看作陰陽之所以然宜其見
屈于陸子也豈知太極之中原不可以言說原非理之
可求逮于陰陽既形乃始有道若无陰陽則化原既絕
道于何有乎亦異于孔子矣非但此也夫文周之易孔
五章道具于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夫文周之易孔
子之傳及先儒之訓從未有以道為陰者夫陰陽二字
當形上之時太極初亨之際本相須并用而分晰不開
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使陰陽可以分開則无

變化无生育安有人物哉其以道為具于陰者是周子
以太極為靜之見也豈知太極雖立體于无而其出不
窮綿綿不息必不可以獨靜言也故羲文周孔四大聖
人總不能于太極之內更置一辭者職是故也且既有
陰陽之可名已在太極既亨之後猶既有動靜之可分
已非太極渾淪活潑之本體故周子雖欲言之亦未能
于太極增一辭也今曰道具乎陰而行乎陽是一道也
而又自為本末矣又曰繼言其發也豈知繼之為言正

在各正之時是天賦人受相續不絕之微旨其上有乾元之亨乾道之變化在焉不可謂人之所受由道之具于其先然後發出來也况又以善為陽之事是仍陽善陰惡之說夫周易之陽爻其不當位而不善者蓋亦多矣與孔子異矣

元善之長又何以稱也知非孔子合陰與陽以明道之旨矣異矣

上文以道為具于陰下又以性為陰之事不過是陽動陰靜之說以成而定靜者為陰以動用有作者為陽耳不知陰陽自太極既亨之後無論在人之與在物必不可分所以孔子指為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合一不分之語言其相資不悖者也若使偏陰偏陽則變化生育之理杳然以息安復有所謂道哉故指性道為陰指善為

陽是皆未明孔子一陰一陽合言之義也異矣此章首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說陰陽迭運相資合德而道之大用行焉繼之者道之繼也成之者道之成也仁智此道也顯藏此道也德業亦此道也皆陰陽合一不分之大用也今又曰仁陽知陰亦異於孔子矣夫仁智皆性之德也前既以陽為善矣豈曰仁善而智不善乎

凡傳中所云易字皆指易理而言非謂易書之易與易理之易有二也即問有指文周所作之易書而為言者亦是分論書中之理書而无理安用此書乎今日理之與書皆然則分理與書為二矣書而无理不為悖理之書乎亦異于孔子矣生生之謂易亦非謂陰生陽陽生陰也只是生生相繼若祖孫父子相衍而不窮者然也如使陰陽各居必无化育尚无生之可言安有所謂生生者乎蓋天地之理必能變易乃始不窮如人之有少有壯有老此人之變

易也人之有祖有父有子有孫此代之變易也即如陰陽非有二也乃從而加之則為四象矣又從而加之則為八卦矣又從而加之則為六十四卦矣夫四象兩儀之所生也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則兩儀之生生者也然每次所加不過此一陰一陽乃易而為四象易而為八卦易而為重儀重象重卦絕無有與兩儀未加之先渾而相同者此所由以變易之理歸諸一陰一陽之生而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後又曰生生之謂易也今曰陰

生陽陽生陰陰陽不交安能有易亦異于孔子矣仁智性中之四德也仁元而智貞仁敦于內而智周于事者也故仁智可以分言而陰陽則必不可以分貼夫仁智皆道也今謂仁陽而智陰已非道字之義又以顯仁之仁指為造化之功德之發也是竟將仁字說向事為一邊去了與孔子元為善長體仁長人之說異矣豈知顯仁藏用止是說內外流通顯與用說在外一邊仁與藏說在內一邊顯諸仁者謂外面之著見皆大本之

發舒也藏諸用者謂裏面之蘊蓄即大化之潛匿也不
執確不可易之理以解經恐非孔子之經旨矣異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是推本知禮之原以發天人合
一之妙今日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
出添出一猶字便將天地與人說作兩樣遺了效法二
字與孔子易簡理得繼善成性之旨異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以為返一不用太
象太極夫有形有象之事可以象求太極有何形象而

可以象求乎孔子本文業有象二象四之說何獨于象
太極而遺之不知此節全說揲著之用既已有著則有
象既云五十則有數既云其用則非渾然在中之時安
得尚有太極之說故此節全從用處說道理如象二象
四象閏皆用邊之事也其從象二說起者太極无形可
窺其既亨之大用率由兩儀始也伏羲之圖從東西兩
儀畫起兩儀之所由始不可畫也文王之卦從乾坤二
用起乾坤之所由來不可言也周公之爻從九六之初

起初爻之所從出不可言也孔子之釋元也但指為萬物所資以始者于此而元之為元不可言也太極何形而可以象求矣異矣

十章首曰有聖人之道四末又結曰有聖人之道四則至精至變至神三節不是專說著卦可知故每節結云非至精至變至神莫與于此此字指本節之上文至精至變至神即指聖人猶云非聖人莫與于此也今但專指著卦與孔子有聖人之道異矣

上章知變化之道二句本顯道神德行來全指著策而言謂四營十有八變其中變化實有不測之妙非人臆計可窮故曰知變化之道必知神之所為見變化之難知也此章前曰有聖人之道後曰有聖人之道故雖言易便不宜忘了聖人今于尚辭尚變四句之下仍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為則是全言著策了則是以知變化之道二句為此章章首之語錯簡于前章之下竟忘此章一起一結皆云聖人之道矣與孔子所分之

章句異矣。一說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心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動天地，感鬼神，化民成俗，有孚，有勳。至誠而動天地，感鬼神，化民成俗，有孚，有勳。至誠而動天地，感鬼神，化民成俗，有孚，有勳。」
十一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本圓神之神來知本方知之知來向來先儒之說皆謂往為已往來為方來盡將知來作前知說不知來之為言指所從來之地即卦爻之所由以成知為大明之著見乾見天則復見天心即此知也此句是方撰著時事尚无定著故上文以為圓神往謂卦爻已定由此而往藏謂後此之吉凶得失悔吝憂虞尚未形見者志藏其中此句在卦體已成時

說因後此之行止動靜志不能違故此以為藏而上文以為方知是即以所藏者而知之也孔子之彖多言往來凡來皆說方成未成之時凡往皆說已成之後顧違先聖之旨將往來顛倒說去又且說作卦變與孔子異矣
太極之說是孔子于兩儀四象之前推求來歷知其不可名言不可思議故以太極二字贊之太者尊上之稱極者無以復加之謂尊上而無以復加固非圖之所可

畫者亦非孔子說此二字便作此圖也孔子而有此圖則先儒之傳授當亦有遞相授受者矣不知太極二字止如孔子之釋乾無可稱說特以大哉二字贊之下文曰萬物資始不過元之真妙處不可名言爰以亨而利貞之後所生之萬物仰而上遡之以為資其始于此耳此後唯子思之說中其文法類此蓋中之虛涵難可名言不得已從已發之後既有喜怒之可名矣因而上遡之以為此其未發者耳太極而可圖也將中亦可圖乎

周子立為無極圖其上一圈則太極之位也其下陰陽分列則兩儀之位也其下五行分布則四象之位其下兩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化生萬物乃三男三女雷風山澤之定分則八卦也至其通書說無極而太極竟說出兩箇極來無極而謂極太極而猶得謂之極乎先儒主張太極圖說以為確不可易恐翼易之孔子不應秘而不言亦異于孔子稱太稱極有贊無圖之旨矣古傳太極圖為陰陽兩形自照而論業有陰陽兩象則

兩儀之事矣止以糾繆迴旋象太極中絀緼渾淪之妙此亦因太極不可圖畫故以太極所生之陰陽兩象從而圖之亦如乾元便說所生之萬物子思之未發便說已發之喜怒哀樂耳故其道理猶可意會然也不若河洛二圖及先天四圖之妙也煦以河洛二圖及先天四圖合而為一共成一圖名曰循環太極圖虛其中以存太極之真仍以陰陽兩象布之于外其陰陽之生而盛而終也各有其位其陰陽之初微中盛而未衰也又各

得其理其由陰陽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又各得其分故可從而三分論之又可從而六分論之庶于孔子之說有可相符者矣乃後儒執太極以為圖亦異于孔子有贊無圖之旨矣太極在萬物未生之先性命未正之始乾元未亨之際安有理之可言故周子以元極解之孔子之在易中亦有言理者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窮理者下學之事盡性至命則上達矣夫性命之上有何理之可言今

曰太極者理也與孔子異矣命之曰太極其下言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在十一章注云此聖人作易之所由此說甚當蓋孔子既以洛書句說在周易中下又云聖人作之則河圖洛書均為作易之具可知下又云河圖洛書詳見啟蒙及觀啟蒙又引向歆孔安國之說以為大禹時神龜負書出于洛大禹叙之而作範夫洛書果出于禹時孔子顧兼圖書二者說入周易非孔子之誤乎且先儒以為作範之具而孔子以為作易之

具不尤誤乎夫孔子既在諸侯之前又處詩書大備之日其必有所考據明矣顧今以為作範之具則是孔子錯簡入周易者也與孔子異矣形而上形而下或問朱子曰上下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當若以有形无形言之則物與理相間斷矣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如有天地便有太極之理在裏面如人有此身體就有五性之理在此身體之中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離形字也卦爻陰陽皆形而下

者其理則道也此段解說只是形下之器便有形上之道寓于其中所以形上之道亦說形字謂有所附麗而見耳是道器兩不相離之說其言未嘗不是然細檢點將來止說得形而下者一句耳其于形上之道仍未之有解也孔子明將兩句并列曰此則謂為道彼則謂為器也今謂器中有道可也謂道即為器則萬不可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即一陰一陽為道之說陰陽生于太極有形有器之物又生于陰陽太極立于形器之先其

不可以形求不可以象覩斷然矣萬物生于化醇構精之後其必各成一形各成一象又斷然矣第太極之生物非自生也物之受生于太極非直由太極生也其間自無而有自隱而顯幹旋太極之能發揮太極之用實有將形而尚未有形之一候而太極之大用遂能兼綜有形無形而无乎不至此陰陽之為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因其在將欲有形之際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若使其體已定其象已成則形而下者謂之器矣周

易為聖人傳道之書凡有形有象之器與有形有象之卦俱要推求到無形無象之時所以能然之故此聖人傳心之秘旨也今日器亦道道亦器縱能使形下之器說得固有著落然亦止合說道器而形上之道則未知落處矣與孔子分說道器之旨異矣其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此其謬誤則尤甚矣今將卦爻陰陽說作形下之器試問揲著求卦當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候所得止單四重四之數耳此時陰陽老少畢

竟有何形象可指而謂之為器乎陰陽之體段不明宜其不知形上之道也夫書本九字此數以五者入貞成也謂一元之理由亨而利而貞而物斯成矣其物既成則遂端端正正定位于此而他物不得而勝之故又有正字定字之義程子于乾坤之貞已有成字之訓是謂其從一元來也豈一常字可以了之此節之貞以成字為義而正定自在其中者也今但謂之為常非其旨矣異矣

周易六十四卦莫非象也其中包涵實理非言可盡故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非舉物理以象之則舉人事以象之亦謂舉其形似者而已耳蓋因實理難可明言又因據其實而言之止能發明此一事一物之理終不能高視遠寄旁引而由達也故舉其形似者而言之使人知此為形之似則此外必當有理之真矣如象以此等物理便云此卦此爻實有此等物理如象以此等人事便云此卦此爻實有此等人事但據所似者而即以

為真不知真者之必非似也則亦與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之義異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處果應有凶字則孔子已先言之矣蓋幾字止言元之將亨而未顯故曰動之微亦非謂此為兩岐之名也自周子有幾善惡之說後儒宗之竟不深察孟子性善之說竟不深察中庸發皆中節之旨竟不深察周易中乾道變化保合太和元善長人之義失聖人傳心之真諦遺悞後學不少當知周

易全是明性之書四聖相傳之道盡在其中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蓋人物之性資于乾元當賦畀之初全是太和之各正故其率之而動一太和之自動全是天理全是吉徵若使此處但有些微不和便為戾氣所阻塞安有生育子思之所謂率率之于天命者也即文言中元為善長之義也本无一物可雜烏有凶

之可言今取漢書謂吉下有凶字與孔子專言吉者異矣吉凶之說始于漢書再倡于周子幾善惡之說後儒不察遂謂易為卜筮之書專明吉凶已耳夫易固明性之書也性量之大何所不包况其大原本出于天雖吉凶禍福无不盡在其中而要其發源之初全是太和全是善機全是生氣子思以為發而中節為其率于天之命也孟子以為性善以其保合之太和蘊而為善之長也然此最初之太和極靈極妙實能開闢天地創立人

物逮于人物既繁並行並育乃始有吉凶禍福之可言
即孔子之言圖也亦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吉凶在生
八卦之後亦非謂太極生兩儀時便生吉凶也且卜筮
之說原非聖人作易本意聖人惧性道之真難可名言
故借卜筮之理而表之又懼性道之精微未易解會恐
傳之不永或至厭苦而棄去之故寓前知之理于卜筮
之中其道淺而易求又為趨吉避凶者所必不可廢故

可永其傳以俟其人也至于生人所性之靈妙得于天
命斂之而涵萬有于寂擴之而彌綸天地可以自无而
造有可以自有而造无可以使靈蠢易質可以使虛實
易有其靈无比其妙无涯故參贊位育直任之而不辭
其以吉凶之可見昭于卦爻而示之者謂非斯人所共
曉難于共喻耳緣是遂寄卜之理于龜寄筮之理于著
亦非謂天下之有形有質者止此二物靈也謂朽骨猶
靈則靈于朽骨者可知腐草猶靈則靈于腐草者可知

凡欲使人知天地之間皆此天命皆此一元之太和故
无有一物不具此天命則必无有一物不具此太和者
豈天命之一元為至靈乃分而給之顧有不靈者乎特
淺者得淺則但以為卜筮之書深者得深則自達于性
命之真矣甚矣吉之先見一語非靜會而達原者未易
言也

下繫第六章乾坤其易之門耶一節是謂伏羲所畫先
天之圖便足以傳聖人之道非泛論卦爻所自始也觀
後節以開卦稱名為衰世可知矣但謂泛論卦爻與孔
子異矣

下繫第六章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不越謂與伏羲所畫
先天圖中至微極精之理與之相合而无違也蓋伏羲
所畫先天大圖有六十四種之象則即有六十四種之
義存焉名雖後聖所立然既將伏羲之圖開而為卦則
其命名既不違乎六十四種之象自不違乎六十四種
之義故云不越謂不違乎圖中之義也觀下文彰往八

字何等深奧何等秘密便知圖中之蘊今謂萬物雖多
无不出于陰陽之變止于泛論卦爻不知此節止是辨
卦名之所自始見義圖之義蘊无窮以完上節體撰通
德之義與孔子異矣十四卦之義陳明咸六十四卦之
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便可識卦之有名皆後聖之所
命非伏羲之本有也下又曰開而當名謂開圖也便可
識卦之稱名在既開之後又可知伏羲傳道止于四圖
便具无窮之義故下以彰往八字發揮伏羲圖中内外

流通渾淪包括之妙又况伏羲時嗜欲未開文字未啓
尚未開而為卦將何據以稱名乎逮至三易開圖為卦
若非命之以名則其卦不可得而別也而卦中之義亦
不得得而宣故圖者伏羲之所畫卦者文王之所開名
則既開而命之者也今止于泛論卦爻不復稽類以論
世不別圖與卦之所分然則伏羲之時嗜欲未開人情
渾穆外戶而不閉豈遂有師旅之興爭訟之事乎與孔
子稽類之說異矣

衰世之意本義以為文王與紂之時豈竟以文王為衰世乎連山歸藏實始開圖豈連山歸藏之世為衰世乎然觀孔子用一意字是聖人无穷之心為後世久遠之慮深懼乎世道衰微故開其卦而命名之名因其名而寄其義是與民同患期以濟民之行耳非謂適當衰世始開卦而命名之名也若適當衰世始開卦命名以濟之亦已晚矣故以為聖人用意計深慮遠云耳是懸揣其心事如是今直以為衰世異矣

稱名之名專指卦不指爻夫爻不過初二三四五上而已不得遂以此為爻之名也若卦則師有師義比有比義六十四卦各一其名則亦各一其義况一卦之六爻莫不各得此卦名之義特有陰陽上下淺深內外之分耳故因名而稽類是稽卦名之類也今兼爻而言之異矣

彰往八字言先天圖也彰往謂圖之在外由此而往者明而易見故曰彰察來謂圖之在內所以能來者隱而

難窺故須察微顯是引外而入內使往之既彰者有以
察之于微而探其本窮其源也闡幽是推內而出外使
來之難察者有以彰之于往而顯明呈露也彰往四字
分內外而言而所重在本源之地故其中用一而字微
顯四字合內外而言雖不離來往之中而却別為一義
故其上用一而字總見伏羲所畫之圖天地之秘微危
之旨內外流通渾淪周匝無妙不具乃不言圖而言卦
與孔子異矣

開而當名辨物即謂開伏羲之圖折而為卦以作周易
其必待作易時然後開圖而為卦者以伏羲之易即在
未開之圖渾淪周匝內外流通所云體撰通德者是也
况伏羲之時原未有繁然雜起之事固不須開也至于
後世人情多偽事故繁興故後世聖人開而作易以寓
維持世道之意而圖于是乎開矣當名八字皆作易之
事也當名者當其體而予之以名辨物者辨其類而象
之以物正言如元亨利貞之類斷辭如吉之與凶利與

不利之類但知作易之時乃始開圖則伏羲之圖未開可知既云開圖而始當名則伏羲之圖原未有名可知此所由謂稱名為衰世之意也如不知彰往八字止于說圖因不知開之一字為是開圖乃曰開而之而疑有誤是將以此而字與往來顯幽等字作一例者矣若使聖人之經連用十八字皆一虛一實中間并無分別成何道理成何文法乎異矣當名雖止八字而作易之旨全備而无缺故曰備也此與彰往八字一言伏羲之圖

一言文王之易止在一開字分別界限然伏羲之圖而即以易字冠之者是文王之易本開圖而為之故遂謂圖為易也又以文王之易既成而仍以伏羲之圖冠之于首以為周易之所從來故也亦如連山歸藏本不名易而後人同稱為三易云耳此節之義本分上下兩段乃因開之一字以闕文疑之夫周易未經秦文安有闕文此與坤卦文言中之順字及後得主而有常不必添利字皆當以經文為正若于道理不易測處不能闕疑

以俟後儒止疑為秦火以後之書異矣陳惠不若問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德行恒簡以知阻孔子于此用兩以字則是知險即在恒易中知阻即在恒簡中今日雖易而能知險則不困于險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竟將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說作兩截竟置二以字于不問與孔子異矣且上文本乾坤健順而言之是說乾坤之德行有以知之非說人也况下文說心研慮定吉凶成亶亶本上一能字猶是說乾坤健順之能而茲說作人

且說作戒辭與孔子兩以字之旨異矣陳惠不若問其參天兩地而倚數孔子說卦但論著耳其圓神之圓是說道理之无滯方智之方是說道理之有定非天圓之圓地方之方也今于易外補出方圓以釋參兩則是數由天地而起非參天兩地而倚數矣與孔子參兩倚數之旨異矣豈知參兩之妙出于河圖之生數故孔子謂為倚數又豈知筮中之妙四而一之始為一奇重四而合之始為一偶乎

傳中之易字皆是言陰陽變化之理聖聖相傳天人合一之道也乃或解為天地之易或解為聖人之易天與人有二易乎又或解為易書又或解為易理書與理為兩事乎與孔子異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本天地定位四句來據圖而言之論位亦論時也因天地山澤八象在先天圖中各有
一定之位而八卦之所始又莫不各有來處故由後而逆遡之以究所由來是欲人探討太極秘密之精究化

源之所自起使人知聖聖相傳之道即在其中若由此而往則在有象之後顯然可觀孔子所由謂為彰往又曰其上易知也唯從來之地大化大用俱蘊其中而却藏于无朕孔子所由謂為察來又曰其初難知也觀下文又補之曰易逆數也可知聖人教人著意留神不在順而易知之地而在逆而難察之中矣如不知來往順逆之說即在天地定位四句之中但謂往為已往來為將來是但知己過者之為往逆我而來者之為來矣是

我立于此而不動者也非流行變易之義也譬若有人行于途中未有不以發跡之地為來處者也未有不以前途之進為往者也未有不以從來之地返而歸之為逆前往之途昭著于目前為至順者也何況有形有象之物俱由太極而來原无形象之可指安得不逆而難乎故下特提之曰易逆數也見羲文周孔所作以教人者原不徒在顯明著見順而易知之地也如不知此語是原本上文說圖中之事致令往來二字顛倒看過與

孔子異矣

數往者節本天地定位節來指先天小圓而言也夫先天八卦固一生俱生者也安得曰此為已生之卦此尚為未生之卦乎其尚有未生之卦則是先天圓圖必有缺而不全之事與天地定位之節異矣且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如使巽坎艮坤猶屬未生是先天一圖止有東半邊少西半邊矣不知來往之說是自太

極兩儀四象由中出外而言往來非自震至乾自巽至坤旋轉而言往來也邵子以天根月窟旋轉而言往來亦是先定乾坤之位然後觀其上交下際之妙故亦各有順逆也又曰易之生也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夫乾一兌二之數至順也安見其為逆也如以乾之生由震而起是由四而一故為逆則巽五至坤八亦不得為逆矣來往之旨不明順逆之說莫辨與孔子異矣

索之一字本兼交與生之兩義是有求于彼而即獲助于彼之稱也譬諸索債必先有以與之然後取之使歸于已也即其取而往亦期其得而來也故不謂為交不謂為生而直謂為索也無與而取彼必不應无交而欲其生必不然矣如夫婦然陽德先施謂之交陰形翕受始為生也及其既生仍從男姓若先與而後取者然故但以為索也今立坤陰之體于此乾往而交之于初逮于坤納乾初而生震之長男是長男雖由坤生因乾之

索而遂從乾以為男坤直借體耳是乾先以男往而震仍以男來故謂為索也今但作求字解與孔子異矣孔子推廣八卦之象非徒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欲人由此等之象反求此卦性情之真而已因卦中實理難以意測故指其象而証之天地雷風是也又懼一象不足以盡其蘊也于是遠取物近取身又取諸人倫猶慮此卦之性情不能盡契其真也又即八卦之象而推廣之欲人每讀一象須將本卦回顧一番又合此衆象將

此卦頻頻回顧但知无有一象不具此卦之性情又合此衆象亦止完得此卦之性情則此卦之性情其真自定而廣象之外未有之象皆可因類而求矣如不知因象而返求于內思得此卦之真但謂因象而博求于外期盡卜筮之類與孔子廣象之旨異矣大畜時也此在雜卦傳中皆以兩者反對為義大畜謂畜聚之大者不當以止健為說无妄謂无所冀望然動而有傷則災也可知蓋健而能止則必有所畜畜而大

必非一日之積故曰時動而遇健必有所傷傷則偶然之眚故曰災大畜則有所蘊于己无妄則无所冀于人畜歷時而加積災偶然之遭逢此皆在時上分久暫而言之猶屯蒙皆屬著見一邊分一雜一不失耳凡卦皆先內而後外在先而遇在後者則有之矣未有在後而遇乎在先者也孔子之彖必先言內卦然後乃言外卦此之義也如屯之動乎險中先說動後說險需之剛健而不陷先言健後言陷訟之險而健先言險後言健師

之行險而順先言險後言順凡彖无不有然而或則倒解之皆未達經旨者也故此卦在彖辭中雖有止健之說然先曰剛上而尚賢剛謂與內卦同體是仍先說內卦也且其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是健而能止斯能畜聚矣今謂止健為適然之事夫健止而畜豈適然之事乎非反對之異矣與孔子異矣若災則適然之事也

此外有孔子之經傳其理甚明乃顧別出一解不能盡

錄者各各詳辨于函書經傳之下

之書也曰其大書則有所指其為是書則有所指其為人
無想之書乎非以備之是矣此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五湖論書樂矣今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佳也且其書曰之始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論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長矣其書之

周易函書別集卷六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卷之一

天也者太極之運體健用之初形性命之根蒂人物之

大原靜正而各足日出而不窮者也

陳玉粟曰運體謂動也運則已在用

邊而猶稱為體未離乎太極之詞也健用之初形謂陽
之亨而上者此處不言靜便已深達元亨用九之妙自

來言天者皆未
有如此確切

太極靜而天體動太極之妙運之斯出資始而不置變

化而各正者也

執夫陳氏曰三條先將太極與天劃清界限則天之本位始出

太極之運也形而上者謂天形而下者斯為器矣

氣聚而形斯成靈通而性始定

劉信嘉曰讀此知形象之天與人心之天通一

無二

太和資始於乾元則乾中之蘊蓄可想一元遍給而各

正則萬物之保合可想

乾元靜而其出不測立體之大本也天陽地陰而往來

不窮致用之達道也故乾坤遂言二用

執夫陳氏曰此太極生兩儀之

也妙

乾統天者也天統地者也故乾先坤後

畏天者觸於機而有不敢之心敬天者凜於微而有奉

若之志樂天者贊於幽而涵位育之量

執夫陳氏曰此條言事天之功

統天者虛中之包括也御天者靈機之妙有也

陳苗粟曰疏畏天樂

天統天御天諸義理
解透關一字百金

靈者虛之運也虛者靈之地也

執夫陳氏曰此等語句先儒語錄中絕少此先

生獨契之妙

靈體觸響而動天之聽也虛機倏覺而明天之視也

執夫

陳氏曰今人視天太疎遠曷返而觀之

匪虛不靈流形者烏乎運也匪靈不虛成能者烏乎塞也

日月者虛中之靈機風雷寒暑者靈中之虛體也

無思無為之地無所歸能則歸其能於形上之天

雷風者氣之始也水火則半氣半形者也至山澤而形

斯終焉天以其神神我地以其形形我

人之形耳目肖日月背腹肖山澤聲氣肖風雷故返視

可以見天天之形虛肖吾心之位置靈肖吾心之運用

故舉目可以見性

陳王栗曰返視見天舉目見性即昔人萬物一氣天人一理之義執夫陳

氏曰以下皆極言天人合一之妙

有形無形皆天靈也謂無形非靈風雷之氣電雨之形何為其然也謂有形非靈腐草而用以筮朽龜而立之

卜何為其然也萬物各一形而形皆天賦人心各一我而我即天靈

由乾坤而推諸繼善之後則民胞物與皆吾之左提右挈者也自傷其手足是謂不仁由祖宗而遡諸資始之

初則乾健坤順皆吾之形生神發者也不返諸最初烏

能合德

劉信嘉曰此人以立命之

居吾子愚拙而安之則未知吾性之賦畀即天心之生

生不已者也觀保合太和而可知矣視天為陳濶而遠

之則未知天心之曲成即吾心之欣欣自愛者也觀性具四德而可知矣

天以生氣命諸吾心而有性則吾性即含天地之良能人以生氣充諸天地而有位育則位育即吾心之生氣

人之一身上下左右起居視聽無非天也形者天形形者即天色者天色色者即天

呼天之闢吸天之翕也動而有為者天能靜而涵蘊者天靈也謂蒼蒼者天謂於穆流行者天非天也周易卦

又言天而又言人也言天而已矣
 耳目手足天之形也視聽握履天之能也聰明智慮天之靈也逆天而天為之逆非天逆也人之自逆而已順天而天為之順非天順也人之自順而已
 動而不息者天寂穆者非天也故統御亨乾元之用善變而不居者天有定者非天也故體天有日新之機
 天塞吾塞也天充吾充也何非性也何非體也莫之有內莫之有外而焉能自小也孰知其始孰知其終而焉

能自促也

執夫陳氏曰解此者方識孔顏之樂

飛潛動植何弗靈也何弗虛也形而虛者猶天形而實者何非天也

以人心證知天心知非渾穆者矣故感應之機在天止如其在人以天心證知人心知非邪慝者矣故作聖之功有人適如其在天

天有體乎心有何體求其中而無與為所矣天有外乎心有何外察其周而無與為際矣天而有所則中堅而

化育無地心而有所則中實而運用不靈天而有際則

外洩而細縕不固心而有際則外止而位育無能

陳玉粟曰

此種見解當與邵子天地相依之說同為不易

健天德也終日乾乾天才也天才具而天德通

天才良能也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未盡孟子之旨

也

體天德者合天心達天行者契天道

形性天之賦也才幹天之能也出天之能致天之功全

天之賦一以貫之道合性性合天矣所以謂之為率率

也者順之謂也天以道覆地以道載生物既繁乃始相

害此物於物者也故聖人德同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

天人感格最親最切最易最重六經皆言之如作善降

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言

其親切易靈者也或人問禘子曰不知則大本之合也

又曰治國視諸掌則參贊位育大用之行也區區福報

皆自求耳質質而行是未具眼者也
身涵天德褻身是褻天也心為身主棄心是棄身也
富貴福澤愚人之具也故愈厚則愈愚艱難困苦達人之媒也故愈久則愈達
天賦人以才則耳目手足皆奉天之具也天制人以時則貧賤憂戚皆玉成之機也
時時向無聲無臭處回頭打點方知人之所以為人時時向有作為中留心奉持方知天之所以為天

子之聰明知覺生於父而父固如是人之聰明知覺命於天而謂天為渾穆者乎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擴而充之則天下國家參贊位育之事靜而驗之皆身心性命格致誠正之事也

仁義禮智吾身參贊位育之能也禮樂刑政聖人存養省察之具也茫昧者推而遠之若天漢之懸虛明達者引而近之止性命之功名耳

執夫陳氏曰天之與人一乎二乎達此而後可以言

天

天虛順和四字要須認得極真一元資始之理近在吾身故貴達天邪妄一萌天理渺無所容故貴虛種子差別必致差別到底故貴順戾氣不除終是種子差別故貴和繼善之性本於保合之太和順以率之虛以體之達天之德在是矣

天者性命之真精百為之大體也虛者天之體也乾健也坤順也繼天之學由坤始也故六二之動即以為不習無不利也和則一元之所正性命之保合者也

天如不識寧知我人到能為便是天
得為而不得為者天也
不得為而得為者天也
由此推之得為而得為者天也
不得為而即不得為者亦天也
必謂天定可以勝人則自修之功廢
必謂人定可以勝天則妄作之心起
自修而不妄作其達於天人之故乎
執夫陳氏曰聖人所由可學而至

周易標天人合一之旨春秋驗天人感應之機故曰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

讀周易而不知天人之合則聖道之本原晦讀春秋而

不識應感之神則聖道之作用晦

劉信嘉曰須知本原作用只是一道周易

春秋一以貫之矣

能轉移天地之氣斯能感格天地之神能感格天地之

神斯能斡旋天地之化能斡旋天地之化斯能妙契天

地之真故達天為難

執夫陳氏曰此聖人參贊之事

我生之初命在天我生之後命在我

聖學王道合一而不分道在忠恕端在教養事在禮樂

刑政矩在絜好惡以平其情抗者抑之卑者舉之枉者

直之屈者伸之亂者理之結者解之塞者通之渙者聚

之促者舒之昧者明之顛者扶之怠者振之人心舍此

莫與正也氣化舍此莫與調也故茲數道立而參贊位

育之事可為

劉信嘉曰如此乃說透理一分殊之妙

漢世宰臣尚言變理去聖人未遠也董子繁露全向天

人交關處留神打點此外則天文五行志率據人事以

為佐證固其遺教然哉六朝以下浮文既盛天人之故

罕有能言者矣

感應報復所以屈天下之凶頑而生其不敢之心富貴

福澤所以歆天下之庸愚而鼓其樂往之志至於賢人

君子則固無所為而為也不求為無所為而為之人顧

乃欣於可欲動於不敢其自待也卑矣

執夫陳氏曰讀此數語不覺浩

氣勃然誠可以廉頑立懦

每夜焚香告天未知天即吾也飲食起居無往而不與

天具君子戒慎恐懼不雜吾本然之體而天在是已

天終日言而人莫之聞也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

未有諄諄告誡明且辨若此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從氣聽之而天言可知也溫和之令至而萬物生長肅

殺之令至而萬物斂藏從形聽之而天言可知也人言

晰天言渾人言狹天言廣人言小天言大人言聲天言

形人言氣天言文人言虛天言實人言變易改革天言

堅確不移人言過而不留天言終古長在何人之不天

能而人能

執夫陳氏曰此四時行馬百物生馬之義

言以信為歸天何言哉春生夏長秋歛冬藏信莫信於此矣此至誠而無妄者也故曰可一言而盡性之在人與天合一而不分性即天也故中庸以為天命之謂性中庸言天最切莫妙於鬼神章所云體物而不遺誠之不可揜者是也其在論語問禘章注則所謂仁孝誠敬之實理是也蓋人身所具之靈莫非天地之至靈鬼神則天地之至靈而已小人逆命命恒得而制之常人順命命終得而限之聖

賢造命則轉易變化之權範圍曲成之妙皆在我天不待言而始聞天不待行而始見心者天之形體也心動則天與之俱動故逆之則禍而順之則福順天而天為之順逆天而天為之逆非天之逆我順我殊也仍我之逆天順天而已故禍福之幾在我哲人問心不問天聖人不假著龜而前知如神心知妙契與天合德故也貧賤富貴定於行止動靜行止動靜生於心一入卦爻

則皆前知無遺夫最近莫如目前數年數十年後人之
行止動靜寧無遷改乃於占卜時最初之一念備具無
缺且無違焉則是人之行止動靜非能自主也必有鬼
神憑依其間使與禍福之機宛轉湊合不差累黍者也
人知吉凶禍福由於天命行止動靜由於吾心宜若兩
不相屬夫果兩不相屬安在不前卜而後違乃卒無差
別則是吾心雖為身主又先有主吾心者也故子思曰
天命之謂性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

契乎聖人與聖人之契乎天一而已矣唯聖人體天而
合撰唯賢智不敢違天故能趨吉避凶轉禍為福此經
綸參贊範圍曲成所由獨歸其能於聖賢而不必胥定
於天

照言天與西銘之仁孝無異第西銘之仁孝是自下說
向上照之言天是自上說向下西銘自作用說入源頭
照自源頭說出作用順逆不同其旨一也

性也者始亨之乾元保合之太和未發之達道含仁蓄用之大本也

性也者定命之天也
資始之乾元不可知由各正之太和而知賦性之天不可見由所性而見

言性而不本於天烏知有中節之中言道而不率於性烏知有能中之節

人物何性各正之太和即其性性何善保合之太和即

其善故乾之文言稱善稱嘉稱和皆善之繼也太和之克也繼善云者繼此保合之太和也坤之文言稱美在其中即太和之各正也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是也
孔子言性渾而該子思言性切而據孟子言性確而真孔子言元子思言亨孟子言利正也言元者長善之仁各正之太和也言亨者發而中節之和也言利正者著見之四端也

非有各正之太和裕之於中則發而不中節矣非有發而必中之具引而出外則無由徵四端矣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桃其各正之性命殊也孔子就其原本而證之譬若含仁之桃核子思據其源流而證之譬若桃花之生桃實桃實之生桃樹者也孟子據其發端而證之譬若桃核之生桃樹結桃實必不生杏樹結杏實也

性惡之說憤激之詞也欲人之勵學以踐形復性耳善

惡混之說未察其原本者也故荀楊雖并稱而荀之超於楊也遠矣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兼善惡之端而文其詞謂性中有惡矣仍與荀楊湍水同見固不能為先儒

諱也

執夫陳氏曰荀楊不可以並稱亦猶孔墨不可並以並也

義理氣質之說據一人而論則與孟子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同旨若據兩人而論則與孟子有性善有性不善同旨噫之二說者孟子固已確辨之矣孟子性善之說證之於四端由其大原本無差別故也

中庸分疏知仁勇皆性中所自具與四端之說無殊其
原皆各正之太和始之故孟子以為私淑諸人

陳玉粟曰如此

方稱得孟子
千秋知己

孟子證之於孺子入井證之於孩提知愛皆四德之端
倪太和之洋溢流通著見發越者也今有秦越不相接
見之人驟而相值必未有罵詈不絕於口捶唾忽加於
身者可知和氣中存善端之本裕矣善惡之微而及其
人之一生喜樂之事隨時而著無日無之無端而怒氣

之發則數日數月不一見矣可哀之事又或一歲兩歲
不一見矣夫喜樂和氣之徵也哀怒暴氣之徵也由此
言之固可知和氣之中存太和之各正長善之理不絕
於人心性善之說不待辨而自明也
常人之情聞哀矜慈惠之語則油然動其心其動也與
本然之善兩相觸也聞刻薄殘忍之言則怫然變乎色
其怫也與本然之善兩相忤也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
也盜賊僉壬倏而相感莫不如是至其轉念或有不然

則習也而非性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執夫陳氏曰解此則

性善之說確不可矣

和氣者生氣也乾元之所由資生人心之所由中節皆是故也周易言性之書也論語與門弟子問對交接之語也淺學之士未可語深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欲其深造道妙則周易一書固已詳言之矣子貢聞之而莫能言之曾子聞之而著為大學子思聞之而作為中庸非原本周易烏能達此

劉信嘉曰聯貫四子六經

可謂要言不繁大易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聖人不以心思知慮言性是性之發也天之動也此乾元之日出而不窮健行而不已者也充其量則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莫非性矣

聰明知慮天之才也參贊位育性之克也索其原皆天能性能而非聖人之能故聖人無功天也者萬物共有之性性也者人物各具之天

執夫陳氏曰何

等確切

乾言性也坤以下皆言道也周易言性也四子六經皆言道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是子貢精契一貫之道深達性命之旨不待曰不可得聞始見其妙悟之深也天所以原性之始道所以究性之終是殆知夫子教人最深最密止此一性一以貫之則性中之作用也春秋發天人感應之機則性中之參贊位育也周易發天人合一之旨乾彖則天命之性文言則率性之道也天者性之大原道者性之大用故其下添一與字均

所以明性而已故子思以未發者為大本大本者性中之天也已發者為達道達道者性中參贊之作用即天下歸仁之義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所復何禮皆性中之事故於其下即曰天下歸仁謂大用之涵蘊其大無外者皆在此中耳叔孫武叔章所云美富西銘之仁孝皆此義也如不識天下歸仁止說性中所涵之大用但以心同理同之說解之豈知子思中庸全是言性之書到了後半說出無窮大作用難道皆性外之事乎

不知孔子子思孟子立言確不可易徒令後來學者人
 人知有氣質之性而不察其繆又不將一貫之道全身
 提掇恐於聖賢立言本意未能發明自天以下無物不
 具此天性則無物不具此靈卜用死龜筮用腐草此其
 證也有形之器無形之虛空無往而非天性之充則無
 實無虛無往而非天靈之塞龜顯於兆筮驗於卦此其
 證也人之性天之命也唯虛故靈唯虛靈故與天地同量
 分海水之一滴與海水同分千燈之一照與千燈同分日月之

一光與日月同

執夫陳氏曰孟子浩然之氣所由塞天地也

海之水增一分無益迹減一分無損形藏天下萬派而
 不見其盈日出以滋養萬彙而不見其乏人之性納千
 萬卷書記無窮事藏之於密而杳乎其無迹感而遂通
 應天下之萬變而浩乎其不窮故唯海為可以喻性

執夫

陳氏曰此方是性之真體

感於視聽則妄動於天則無妄故無妄者天之動也所
 由曰率性之謂道

性如原泉其作用則江海也性如桃仁其作用則枝幹也江海之泛濫視原泉則藐乎小矣枝幹之茂盛視桃仁則渺乎小矣然舍是則無由以發故夫子曰一以貫之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也

與萬物共此性命故夫子之道在忠恕為萬物培茲生

氣故居心之戒在刻深

執夫陳氏曰太和之保合賦為長善之仁安有刻深之理

言天理不若言天德德者實有於己之謂理者文彩外著之謂理德不必同行事之有得始可言德保合之太

和得於天矣理文而德質理虛而德實理用而德本也隨處體認便是說用邊之事理曰天理非遡原於天乎仁心之存主太和之各正者是也如許大之天地莫非太和所醞釀故有化醇之說人能存之故久大與天地同量孔子之教顏子也曰天下歸仁便是此旨天下歸言仁中所蘊之大也牛馬駒犢初生便知飲乳之所在此真良知也凡人之生理必隨氣而住初未始無氣質特理虛而氣

實切不可認氣為虛明之性耳今觀農工商賈終不免輕率鹵莽之氣士子澤以詩書便覺有雍容爾雅之氣凡皆見於形體徵於氣質者也至於變易氣質則虛明之性所能非氣質之能也如以氣質為虛明之性則非後儒言性必欲兼氣字即有言得至當恰好處亦終不免拖泥帶水故言性而不取證於周易未有不支離者也子思孟子一絲不走作只是一貫之道傳得真周易之理見得明

聖人教人必欲使人知為性善者為識得受生之先原不雜以偏邪偽妄則適於聖賢之路先已坦然順而且便識得此中原自具有聖賢階基則不自奮發者便成自暴自棄既欲使人知為性善則惰慢自畫者必將無可自委解此則天人合一當必有凜然畏惶然懼悚然修省而汗流浹背者矣吾誠不解自宋儒以來必欲兼言氣字悞盡天下後世是何心也

孟子之好辨為楊墨言也楊墨各主一道其不仁不義

皆在行邊行故足以亂道故孟子辯之今之言性學者
乃在吾儒既不克以外道目之其著書立說又皆以言
言則足以貽悞後世而不止目前乃其所言又屬性分
中事又是行道之主宰此處不辯正明白致令天下後
世怠廢自棄者託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
故予之嘵嘵不休蓋亦有不得已者存焉
幾者動之微是乾元之亨字中庸之發字此時烏有善
惡可言如有善惡可分則是所性中先已含有惡了不

然何得幾之方動便呈露出來須知幾之方動只當得
孟子一箇才字是能為善惡者也中庸之發字亦只是
孟子之才字只是性中發出之情耳其情有七喜怒哀
樂愛惡欲是也然此七字只欲之一字無對其下六字
皆相對相反而相因者也因作七情圖

愛生喜生樂

而為

欲

而

而為

惡生怒生哀

欲者念之動也動而適意者三自愛而起適獲所愛則
 喜常獲所愛則樂動而拂意者三自惡而起適觸所惡
 則怒久淹於所惡則哀然是愛喜樂和氣之發惡怒哀
 戾氣之發也愛喜樂皆發於本心順乎本心者也惡怒
 哀皆觸於外感拂乎本心者也故遂謂為性善
 氣質為性之說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似性即理也之
 說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相似天下歸仁之說
 與孔子先難後獲之說不相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

天道為天理自然之本體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相似以道為陰陽之所以然與子思達道之言說在發後者不相似陰陽是太極之用因前有太極故將陰陽說在道邊道者太極之用也即在人之達道也今以陰陽為形器與孔子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相似姑擇而出之俟知者考正焉

先儒言學有存誠主敬守靜致一之說皆各從意念之最偏而箴之非此是而彼非也故意念繁雜而紛擾則

主一之說為當意念外馳而逐物則守靜之說為當意念懈怠而外馳則主敬之說為當意念觸境而多妄則存誠之說為當

自伊川以下龜山李延平皆有主靜之說乃朱子曰靜字較偏不如主敬謂敬可兼動靜言也朱子此言是從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看出不知子思此言是欲人立天下之大本耳然子思不曰喜怒之未發謂之中敬則發後見之者也既已敬矣便是心有所用未發之中

何在也故斷不可以主靜之說為非亦而用未發之中
靜字妙於敬字敬有操舍靜無來去之本然之中
經學近成帖括不唯諸儒之書不能一一遍觀深究其
是非其有略言道理者旁人譽之曰此程朱之流則亦
儼然自負為道在是矣吾誠不知達而可行者果何在
也
善惡有兩端人心有兩用思惡則霾昏霧障而皎日沉
光思善則日白天青而纖雲盡斂

子曰道遠矣由之者寡也由之者寡也

道也者性中之大用天命之克周廣大精微內外如一
顯微無間形形而不役於形色色而不役於色者也
道之原本在性天則其大用可知道之克周在參贊則
其本原又可推矣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性天
之說置於何地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參贊之
說又是何物觀中為大本則大本是中不是道矣和為
達道則達在已發後不是未發者矣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靜而涵之者也以道由存存者而出故以存存者為門非以存存者為道也存存者性也非道也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則動而發越之時非存存之時也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則太極之已動在兩儀一邊非太極靜正之時也唯道在發越之後故大而經綸參贊小而一技一藝之微均遂得以道稱之命之曰道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則行邊之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則人已交接之事也吾道一以貫之貫者道用之克周故謂為吾道一非道也其指出一字乃發明不可思議之源頭耳故門人不能解會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費是專說用邊事下面方說而隱是因道之大用而推道之所以然仍在太用中見出與孔子因貫而說一相似非以道為太用之所以然也又如夫婦天地子臣弟友行遠登高發育峻極闡然日章諸說為言大本乎為言太用乎若為言太用則道之

未達必另有所以然者在也若於中庸解為猶路便將道字看死了若以為形器之所以然又將道字看在大本裏面去了均非道字之的旨
聖人之言本不欲文不欲深務使人人易曉聞其語者愚夫赤子皆可洞然解釋獨天性道三字非天性既明不可以言道非天道既明不可以言性非性道既明不可以言天此六經四子書中最精最微者也所由謂聖人所傳之道非但言語章句便可通曉故曾子唯而門

人疑而子貢亦以為不可得聞也
道為克塞天地物事其所以然則隱而不可知克塞天地故其用最廣乃不可知故其體最微孔子一以貫之正體用一如之說子思曰君子之道費則克塞天地者也隱則不可知者也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正克塞之大用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知也子貢之不可得聞蓋言隱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正與子思費子字肯正謂道之克塞難量而吾身之氣克與之配也若謂

陰陽為形器以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將道字占却大本地位與隱字相似無以見道用之充塞而費矣如謂道為充塞之物為形氣之所以然而道之隱處又另有所以然則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矣亦不得專以費處為用隱處為體程子曰內外一如顯微無間是本末流通之妙一貫之旨也中庸之言費而隱皆此旨也若論其實際則斷在大用充塞一邊

大用伏羲畫圖但從兩儀而起太極之中一無所有而其出不窮不可名言不可圖畫者也其由兩儀四象八卦然後始達於用者明大用之實出於大本而大本之實發為大用此正察來彰往微顯闡幽之妙所云本末流通隱在費中者此也文王開為六十四卦孔子之彖傳每卦之往來胥說圖中之妙每卦之內外胥說先天之旨故曰周易為傳道之書

妙用也其事則禮樂刑政而已後之學者開口言道便趨向不可知不可說處非道之真指也參贊位育裁成輔相聖人之道也下至於農圃醫卜射御術數極鄙極褻極微極細之事莫不各有一道存焉故曰道之用廣遺一道非道也見一道非道也大道不器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子思亦曰體物不遺也

劉信嘉曰如此談道實說得活潑潑地為愚夫愚婦所易曉而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其妙從熟讀周易中庸融會貫通於語孟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聞者形上之道也若但執器

而言道安見其可以死乎

執夫陳氏曰今人以隱深秘密為道觀此當真然釋也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皆見諸行事者也文武以後道不行於天下孔子起而修明之何非修齊治平之道可見於行事者也觀於三月而魯國大治聖學之美富可知漢唐以後孔孟之道衰而拂振者凡二千年至宋儒起而振之然觀周程之政事司馬之通鑑邵子之內聖外王張子之西銘莫不各有達而可行之道聖門學者如愚魯辟彗之倫大都惟處則修行出則致用之為

兢兢故顏子亦有為邦之問而勇藝明達莫不各就其所長若無真實作用將位天地育萬物與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之道恐不解幹辦此事

星命之說悖理之極而人酷信之大約皆好謏者耳果有可驗則當初生齒稚時曾有日者為之說曰某也富某也貴某也壽某也夭逮及壯耄一一不爽則有命也信矣乃世無其人命書亦竟無如是之說何耶今之術

家觀其與貴人言必曰此命合某貴格與富人言必曰此命合某富格及富貴人聞之亦遂欣然喜曰吾命之果與貴格富格同也遂羣然目日者為神奇要其所驗又皆從前已過衆人共曉者特浼日者出諸其口得不為好謏者乎至其稱說將來大都揆情度勢亦或偶有所中至其不驗常十之八九夫彼取驗不於後而於前則命之不足信也明甚又觀所論無過支干八字相尅相生之故要實未究支干緣起之由與生尅制化必然

之故也今試問之曰人之命主不取支而取干不取年取月取時而獨取於日其亦有故乎則茫然無以應矣憶大撓作支干皆天地陰陽自然之運其原本實始於卦爻徵驗於日月與天地流行之氣機默合而不爽然後以某干定於某卦某支定於某爻予已詳細辨正於函書後人因卦爻取驗有生旺墓絕之殊有生剋制化之異有日月動盪之機有虛實變通之旨乃取生人之年月日時造為干支八字而星命之說由茲以起夫此

八字據太歲而論則主年可也據生人之最親竊者而論則主時可也乃不主年不主月不主時而獨主日干伊何所見而云然夫一日之間人物之生不知凡幾飛走之屬與人同生不知凡幾皆可以富貴論乎儘有年月日時相同而富貴壽夭絕不相類又何以稱焉夫星命而果驗也試即在朝之品官言之則由此而上前六十年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即六十年以後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至厯厯考之雖千百年來究不聞有

一同者此何以故也支之設也自子而亥其數十二與十二月而成一歲者同也此六陽六陰徵諸卦爻歷歷不爽者也今截寅至丑以為一歲此夏令所建欲便民事而已非直以為算命之資也今之日者亦截子丑二字於前歲其亦有說以處此乎亦將以一日之辰亦截子丑二字於昨日能乎冬至既為子半則一日之子亦應有日子夜子之分而星命家從未有以夜子言者為是乎非乎萬一為夜子所生乃顧用今日之支干驗乎

何況都城以外悉無刻漏雖朗朗白晝所測之時果至當不易乎逮於所言之命一或偶踈又將借時刻差訛為之解說聞者卒不之非其故何歟夏正固與今同倘值商周而言命取寅乎取子丑乎夫三建固時王之制也地支之叙固自子至亥亘古不易者也恪奉建寅為歲首而絕不之察其故何歟何況三代以前並無言命之書乎篤於言命始見於唐人文集中秦漢六朝尚未之有也大抵皆六朝以後寇亂相仍流移轉徙中有點

者略曉五行創為此說謀衣食已耳古帝王舉動如兵
 祭大事罔不兼用筮龜小事則筮而不龜是筮固無時
 不用也五行莫驗於易卦學者不能探微索隱至沿為
 壬乙禽遊子平五星諸術當亦好新喜異者之過也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 '卒', '不', '其', '始', '終', '長', '五', '固', '與', '今', '何', '論']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江南道御史 臣 劉 坤

校對生 員 臣 劉 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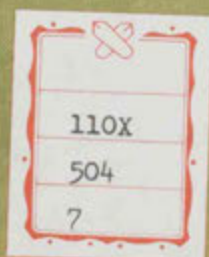


考明辨五行創為說... 曰古者王... 諸人事固不以... 益免... 則... 而... 是... 國... 無... 辨... 故... 也... 五... 行... 矣... 輪... 子... 易... 卦... 學... 功... 九... 能... 辨... 微... 者... 為... 是... 靈... 也... 會... 進... 于... 乎... 五... 星... 宿... 在... 宿... 亦... 若... 胡... 亦... 靈... 者... 之... 進... 也...

林博忠 貞陽 景

五... 星... 宿... 在... 宿... 亦... 若... 胡... 亦... 靈... 者... 之... 進... 也...

與... 林... 官... 議... 為... 且... 吳... 祥... 樂...



110X
504
7